

梦里花香知多少
李昂

八 师生百态皆有苦 贪念终致铁窗泪

体活课时我正在楼下散步，初秋将至，太阳不再肆无忌惮，收敛许多，静静洒下的光辉让人觉得温暖舒服，我看着墙上的蔓藤，坛里的花草和他们追逐嬉戏的身影，听着欢声笑语，脸上漾起一层微笑。方圆，那个长得很像我小时候的女生坐在篮球架下，看她一个人，我就走了过去，“怎么不和同学们一起玩？”我坐在她旁边问，“肚子疼”，她捂着肚子说。“没什么事吧？”“没有”，她笑笑，我们就聊了起来。“老师，你初中时也这么累吗？”她问，一脸忧愁，我摇摇头。初中的我喜欢呆在家里，一个人静静看电视或看书，进了校园就领着一大群同学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学习轻松得很，成绩也好，所以没什么压力。她长长地叹口气，声音特别沉重，让我觉得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，“我知道你们现在累，熬吧！熬过去就好了。”我说些自知是废话来安慰她。“要熬多久啊！”她托着下巴望着天空，脸上是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忧郁，“我妈我爸都是普通工人，他们赚钱不容易，还非要给我请家教，数学、语文、英语、萨克斯，绘画等

各科都请，我觉得太费钱了，可我妈说别的孩子都会，我也得会，不能比别人低一头。”她说，我听着，心里特难过。“我妈特节俭，有病也舍不得花钱吃药，她说只要我学习好，她什么病都会好。”“那你就努力学习啊！”我鼓励她，“我也明白，所以拼命学习，可还是不尽人意。”我看过榜，她处于中游。“爸爸妈妈那么辛苦，我心里也难受，想以好成绩来回报他们，可成绩总是起伏不大。”她开始落泪，我忙好言相劝，却觉得自己的话没什么重量，现实如此，我能说出什么令人振奋的话？“有时我想自杀”，她冒出一句，我的心猛地一颤，想起了顾诗，想起她不堪重负地离去。“千万别”，我喊了起来，她大概也没料到我会这么大的反应。“我不会的”，她说，“爸爸妈妈就我一个孩子，我不会抛下他们不管的，所以压力更大，要是他们再生一个，也可以分担我的压力，那个孩子学习好或是某一方面优秀一定会给他们争光，我就不用这么累了。”我不知该说什么，自己何尝不是如此的想法呢？“我不能给父母争光，心里特别难受，特别累。”她索性大哭，就让她尽情发泄吧！“哭吧！哭出

来心里会好受些。”我拍拍她，心里有些怅然，几个女生跑过来看她，又问我：“老师，你毕业后就来我们学校教我们吧！”“为什么？”我笑问。“你对我们好啊！不像我们老师天天阴着脸，像我们欠他钱似的。”我真想大笑，没敢。

放学后挤上公车，人好多，张蝉旁边的人起身离开后她忙坐下，然后招呼我坐，“你坐着吧！”我说，她站起身说：“让你坐你就坐”，然后把我摁到座位上，后来下了车对我说：“我给你占个座原来就是为了让望着窗外发呆。”我笑笑，没说话，当时是望着窗外，可眼里流过的不是外面的车水马龙，而是方圆脸上的泪，她指着同学们跳跃的身影说：“你看他们好像玩得开心，可你知道他们背后的故事吗？好多同学都像我一样，痛苦疲惫，肩负各种压力，有的跟着姥姥生活，有的家境困难，有的被人瞧不起，有的总被人欺负，我们都快被折磨死了”。我说给张蝉听，她不以为然地笑笑：“现在就是这样，没办法，你就别操这份没用的心了。”我说她麻木，她说人都这样，时间久了就麻木了。

我还真麻木了，是背日语背的，难道世界六十亿人就不能都说汉语？学个日语又背汉字又背假名，到现在只有一句日语我说得最流利，还总炫耀，那就是：“我是中国人”。日本人还真麻烦，对长辈要用敬语，那客气劲，好像多有礼貌似的，算起历史咱中国也算日本的长辈了，他们还用汉字创造了日语，怎么就不对咱们礼貌？见了中国人像见了晚辈，趾高气扬，有些中国人也争气，点头哈腰就差没跪下了，想着想着，又把敬语和谦语背颠倒了，晕！

我得出去透口气，刚上了大厅，一个人迎面跑来，慌慌张张的，大概是眼花缭乱了，我这么高一个人她竟撞了上来，我转了一圈，像个圆矩似的。她受了阻力，才停下惶恐的脚步，赵晓晴？“你怎么了？像被野狼追似的？”

“我的事被程季知道了，”她结结巴巴地说，“慢慢说，”我有些没听明白。“我和孟伟约好在侧门见面，还没过去就发现程季领着几个人把孟伟打倒在地，我害怕，就跑回来了。”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。

“那你就看着孟伟被人打？”

她只是哭，不说话，又想跑，“你要跑到哪去？”我问。“回寝室，我怕他们追我。”说完，一溜烟跑了，来去如风，穿高跟鞋还这么稳当。

转眼就到了教师节，就给老师买什么礼物又进行了一次大的讨论，最后大家的水准基本一致。我给孙老师买了男士洗面奶，楚瑶的指导教师是班主任，英语老师是另外一人，所以她得买两份礼物，心疼得她直叫唤。校园的板报上全是“老师，您辛苦了”的字样，还被涂成七彩，孙老师一进教室，同学们刷刷起立，用英语祝老师节日快乐，他稍一颌首，果然是个孩子王。趁着没人时，我把礼物给了他，“你看你，干嘛这么破费。”他笑地开心，一边说着，一边接了过去，我真想抢回来，我老爸还没用过呢！进了办公室就能看出老师们的差异了，有的老师桌上摆满了学生们送的礼物，和学生们乐成一片。有的老师办公桌上空空如也，极其荒凉，混成这样也不容易。我亲眼见过一个老师用书打学生，像打苍蝇似的，咚咚作响。那男生就暗咬钢齿，狠狠地瞪着

老师，威武不屈。还有一位更绝，让学生双手将扫帚举过头顶，双腿半蹲，一个标准的马步，就差没在学生屁股后面点柱香了，我还以为是从少林请来的武师呢！孙老师说的好，能怪我们这些老师吗？那学生要是不听话捣起乱来能让你恨得牙痒痒，别人可以发泄，老师也得发泄，不然这学生根本管不住，你给他个撑杆他能钻到云里去，你说我要是打自己孩子是不是就不这么狠了，可我的孩子与我血肉相连，他不会不听我的话这样气我。提起孙老师，我还有肚子气，我以为拿人的手软，他应该能让我少批点作业，谁知他竟让我周日给他打份试卷，我差点没背过气，我们又不是学生得周末照常上课，我们周末休息，他凭什么要我去？可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喊。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才算打完，我的肚子饿得直叫。到班级，他不在，学生们说他吃饭去了，我真想去把他拎回来。

没把他拎回来，我到是把书取回来了，五百本，经过长征，总算走到我面前，我只好趁寝人不在把它们藏到床下和柜子里。本以为自己会极尽兴奋，结果却异常

伤感，我要天蓝色的封面，结果成了暗绿色，不知是编辑耳背还是色盲，序也没有，我问编辑序呢？编辑说丢了，语气特自然轻松，好像丢了张白纸似的，可书的封底上明明印有我的序中的一段文字。罢了，书都出来了，还计较那些有什么用？我兴致勃勃地翻开看，越看越气愤，里面竟有那么多错别字！这怎么让别人看呀！想想心里直委屈，告诉自己不要哭。

书包里装了二十本书，我走出了图书馆，今天刚好周末，我才有时间忙自己的事。计划一个书店送十本，两个书店都是比较近而我常去的书店，阳光如水蔓过城市，天气好，心情就有些放松，可一路上还是不住地猜想结果会如何，是被拒绝还是接受？我怕受打击，所以总想着被拒绝，给自己做心理准备，可被接受的情景不时跳出来，没想到有一天我也学会了毛遂自荐。我想调整自己的表情，于是捏捏发板的面皮，可笑不出来。

书店越来越近，不知是不是紧张，我有种与世隔绝的感觉。说明来意后，工作人员说我去请示一下经理，我站在那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眼睛四处浏览排排图书，

有没有一个位置为我保留？我的眼里有乱，那些花花绿绿的书开始在我眼前飞快旋转，像被抽起的陀螺，我倚着柜台，看着工作人员一步一步无声袭来，我想从她淡淡的脸上看出些什么，可惜毫无结果。

“对不起”，她客气地说。我现在最怕这三个字，医生说对不起，病人就无救了。求人时被告知对不起，那就是被拒绝了。就算日常生活中人们说对不起，也是做了不利于你的事。我想转身就走，还得硬着头皮把话听完。“我们书店是以学术书籍为主，文学类的书只进名家作品或是畅销书。”我微微一笑，没说什么，就出去了，没什么感觉，连阳光落在我的肩上我都没感觉，糗大了。

还有一家，再试试看，我抱着一线希望，直接找到书店的部门经理。这家书店又不是以学术为主，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？不过要想拒绝理由还是有的，他很冷淡，问我有没有单据，我有点莫名其妙，什么单据？他说是出版社给的，证明这书是正版书，不然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向读者解释？我说这我不太清楚，可不可以先卖，被拒绝了，我没再苦求，那不是我的风格。

两次挫败，再次被骗，真想天降暴雨，把我彻底浇透了，大病一场，重新开始。可偏偏我站得稳，就只能继续在这挣扎。躲进胡同给编辑打电话，编辑说不需要单据，我说需要，他说那你再等等吧！就挂了，眼泪刚流出就被我抹干了。呆立了一会儿，我又跑到书摊，卖书的人说老板没回来呢，我做不了主，你先等会儿吧！又是等！一个男人走过来问什么事，我说卖书，他翻了几页说还不错，先付了钱，买下二十本，异常顺利。我冲他笑，他却径直走了，原来黄粱一梦。卖书的人把我的书放在排好的那些书上，说一看就是正版书，我苦笑。过往的人有的点名要畅销书，有的为子女买儿童读物，没人拿起我的书，连看都没人看，我的书像个被打败在地的人，躺在那不住地呻吟，我想伸过手安抚它，却始终不敢。毕竟，我也败了。

女老板回来后，我说这些书先在你这卖，卖出去了钱归你，咱们从下批书再开始交易，卖不出去你就把它烧了吧！她笑了，觉得我挺有意思，我也觉得自己很有意思，做了一场华胥梦，醒来一身空。当初何等的激扬

壮志，热血沸腾，铺写我华丽的梦想，并为之不惜一切。时间、金钱、健康、全付出了，得到的不过是满手破碎的玻璃片，梦一般易碎的玻璃，划出我手上道道青春的伤痕，她留下我的号码，却再也没给我打过电话。

爸爸妈妈说卖不出去就算了，拿回来他们卖，我说那地方谁会买这种书，他们说那你先忍忍，总不能误了考研正事。我说我不想考研了，为那么一纸文凭我失去了自由，不能做我喜欢做的事，我有那么多故事却没时间写，有那么多书都没时间卖，老妈很开明地说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。挂了电话我蹲在墙角呜呜哭，地上的方砖排得紧密，却掩盖不了彼此之间的痕隙，人不也是这样的吗？几步之外的松树故作坚强地站在那，我却听见它体内血脉的贲张，一个人站在风中不冷吗？一个人仰望苍穹不孤独吗？它摇摇头说：“我很好。”树皮都在季节的轮回中渐渐衰老，我又看了看自己，亮色的衣服却挡不住暗色的心在黑暗的照耀下化成一季冰凉的哭泣。

我怎么这么失败呀！花了父母辛苦攒下的血汗钱，

只换来一堆卖不出去的废书。我失望，他们也失望，我当初疯了似的要出书，书出来了，拿在手里却更加难受，因为我觉得钱花得太无辜。要是我有钱，会为这五千块钱心疼吗？不会！那我也不会因为卖不出去而如此痛苦。钱！钱！钱！没钱活得这么累，不就是钱吗？我拿出手机给韩尘打电话，约他在 Pub 见面，他很惊讶，问怎么了，我说我疯了。

我是提前去等他的，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特不适应，里面特别吵闹，我缩在角落，心想难怪人们喜欢来这里，这刺耳的音乐，这人群的吵闹声听起来就是一种发泄。我冷眼看着形形色色的人，像看着透明玻璃纸外的花花世界，以前成天在校园里，见到的，接触的都是学生，现在见到这么多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人士，还真有些怕，夜长梦多。我站起身，向外挤去，快走到门口了，听见一片吵声，我好奇地回头望了一眼，好一个精彩的场面！一个男人去摸一个女人的脸，被她利落地泼了一脸酒，男人火了，一巴掌把她扇坐在那，几个人把她围在中间，众人围观，少管闲事！我刚要扭身，脑子闪过一个人影，

难道是她？我静静地靠过去，踮起脚，透过人头的间隙看去，真是她！我心里一惊。她左脸红红的，眼光由仇视渐渐变为哀求，清泪划出两道轨迹，身子哆嗦个不停。

那些青年打扮得比当初的韩尘还邪气，在她的头上缓缓的倒酒，酒顺着发丝滑下，与泪水混在一起，她不敢反抗，众人也不敢吱声，“喜欢酒是不是？今天让你喝个够，你要是能把这瓶白酒喝干净我就放你走。”男人得意地叫嚣着，她哭得更厉害了，“喝呀”，几个人起哄。

“我替她喝”，我说，那人瞅了瞅我，笑了：“你算哪根葱？”“是不是我替她喝了就放我们走？”我问。他坏坏地笑了，说：“行啊”。就把盖打开，举到我面前，像国王赏励仆人，我从来没喝过白酒，何况这种高酒精度的白酒，喝下去不知会是什么样子，闻着我都呛，可是她对酒精过敏，根本不能喝，那几个人又不好惹，我不替她喝怎么办？韩尘也讨厌，偏偏正在通话中，我想过要走人，想起她的处世我就反感，可是这一次她也算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，何况真把她丢这不顾，我也做不到。我一鼓作气，咕咚咕咚把酒喝了下去，一边喝一边告诉

自己：这白开水真没味道。这样一个劲地安慰自己，耳边有人们的笑声，惊叹声，眼前有他们模糊不清的变了形的脸，“可以走了吧！”喝完后我把酒瓶放在桌上，气势昂扬地问。一群人大笑起来，说着不堪入耳的话，我拉着她就出来了。唉呀！怎么身子飘飘的？我是踩着地面吗？好像是，可脚下明明是空的。天上的星星怎么那么多，像见了血的蚊子，成群向我飞来。她扶着我，把我塞进一个移动的木箱子里，强烈的汽油味让我受不了，从胃到嘴都是鼓鼓的，“停”，我挤出一个字，箱子停在江边，我狂奔下去，哇哇地吐了起来，酒气那么重，我自己都受不了。她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拍我后背，我说嫌恶心就离我远点，她说我是受不了酒气。我几百年前储存的东西倾泄而出，五脏六腑都要跟着出来透透风，被我喝斥回去，胃里火辣辣的，好像孙悟空在胃壁上涂了汽油又点上火，看我这么痛苦，她又哭了，说：“谢谢你，你太善良了，咱俩以前闹得不可开交，你还帮我。”我都快吐死了，根本说不出话。江水在我面前若无其事地流啊流，我的身子也跟着摇啊摇，如果把我一生的泪水存

起来，大概也可以流成江河，再冲出个平原，种上庄稼，让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先解决生存的基本问题。泪江里会有好多鱼吧！我就在江边建个小木屋，过着与世隔绝的隐逸生活。昼间撑篙游江嬉水，共鸟飞，同鱼跃；夜里点一盏青灯，伏身于书卷中，闻着墨香甜甜睡去，多美丽的图景！我想笑，泪水却奔涌而去。一辈子都要过无奈的生活！一辈子，从生到死！

她递给我矿泉水，我漱了漱口，就躺在石岸上，遥望银河如纱巾悬挂于九天，我觉得它就是上天的一道泪痕，哭苍生？还是哭亡灵？张蝉扶起我向前走，我说你还打一枪换个地方呀！索性又坐了下来，江风很爽，我看着江水在风中翻涌，胃里又是一阵恶心，这回什么也吐不出来，她手忙脚乱，不知所措。前后反复几次，我实在经不住折腾，迷迷糊糊地躺在江岸上不知世事了。

家里，放着班得瑞悠扬静美的乐曲，老爸在看秦汉历史，老妈翻着日历，圈圈点点，我躺在他们身边，随着音乐渐入梦乡，只愿一生如此。可是当我缓缓睁开沉重的眼皮，就发觉不是在自己家里，是在一个陌生的世

界，天！不是张蝉把我弃之不顾，我被人劫了吧！眼前这个人好面熟，还笑，应该不会害我吧！我也笑，温柔点，不然小命没了怎么办？我的笑容如烟花般只一重就消失了，是韩尘！我冲他笑个什么劲！他坐在床边看着我，抱着双臂，像看化石般认真，我差点没对眼。“小猪，你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，起来吧！”我使劲向下滑，不起来，就不起来。被子堆在我的脖子上，像貂狐围领，我扮个鬼脸，气死他，他是笑了，我反而恶心，是胃里恶心，脑袋晕晕乎乎的。这应该是他的家吧！房间这么豪华，一看就不是人住的地方。落地窗外的天已变成蓝紫色，有一种无法言喻的美，夕阳红彤彤的圆脸正对着我，像个大烙饼，我饿了。“我要到太阳上去”，我的声音很微弱，实在是没力气喊了，他俯身想抱我，我忙挣扎着坐起来，用手挡开他。

“糟了”，我又说。“怎么了？”他问。

“我没上课”。

他乐了，“还没当老师就这么负责任了，放心吧！张蝉替你请假了”，他的语气还是有些霸道。“看看你，去

可怜别人，谁来可怜你？”他说者无心，我听者有意。是啊！谁来可怜我？“我不需要别人的可怜”，我说着就哭了，心里那沉沉的弦又被触动。他慌了，“对不起，我又说错话了。”他想给我擦泪，又被我挡了回去，这下子我倒来了大小姐脾气。“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你打我好不好，别哭了。”他软了下来，又不敢靠近我。“吃点东西吧。”他说。我不哭了。“本性不改”，他一边说着一边去给我取吃的。我大嚼起来，也不知是什么饿狼形象，管它呢！想找淑女别找我。

“前晚你找我干嘛”？他问。“没什么”，我说。一吐我吐清醒了，为了钱和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实在不值得。“那你干嘛找我？”他有这刨根问底的精神必是个优秀学生，“我说没事就没事，问那么多干嘛？比女人还烦。”他瞪起双眼，见我眼睛都瞪成太阳了，不说话了，坐在那安安静静的，像个受气包似的，我想让段管家来看看他那个不可一世的少爷被我管得服服帖帖的。哈哈，爽！其实他只是不跟我计较，我见过他安排调度的样子，还挺威武的。我想自己实在火发大了，就说：“我要走了。”